

丙三 作教化事業

丁一 畢竟智藥治

戊一 總說

爾時，世尊復告大迦葉：『菩薩常應求利眾生。又正修習一切所有福德善根，等心施與一切眾生。所得智藥，遍到十方療治眾生，皆令畢竟。』

我覺得經文上最後的「皆令畢竟」，似有脫字。如印順法師所註：「皆令畢竟」全愈。希望他們的病都能完全治療好，故宜補為「皆令畢竟全愈」。

這是說菩薩應不斷地去利益眾生。但在利益眾生之前，就得先修習很多福德和佛法，才能以此去利益眾生，尤其是治療他們身心上的一切苦痛。

「等心施與一切眾生」：就算發「等心施與」的願，卻不免有「佛法不度無緣人」的遺憾。

菩薩所教的法門，主要有兩種：一是畢竟智藥，一是出世智藥。先用畢竟智藥，再用出世智藥。

但我覺得「畢竟智藥」與「出世智藥」的名稱似有問題，宜對調。為「畢竟」者乃是最後、近圓滿的才稱為畢竟，故當近而切要者，才名為「畢竟智藥」。而離目標很遠，乃是打基礎爾。故多用方便法，或對治法，而稱為「出世智藥」。

比如就戒定慧而言，戒定只是基礎，最後要成就的乃是智慧。所以智慧為「畢竟智藥」，而戒定乃「出世智藥」也。故剛開始為求解脫而打基礎者，都稱為「出世智藥」。最後到門前，一腳踢進，即稱為「畢竟智藥」。

戊二 別說

己一 諸對治行

云何名為畢竟智藥？

應該是最後的，才稱為「畢竟智藥」。在這裡宜稱為「出世智藥」。我們看印順法師的註解：

畢竟智藥，分「對治行」與「菩提行」二類。菩提行是近方便，是引發證悟

的法門。對治行是遠方便，在初學時先要調治煩惱，安定自心，才能進一步趨向出世解脫。

其實，對治行和菩提行都還是遠方便，到最後用的才是近方便。此就如生病，或因正虛，或因邪入。事實上這兩者，也是相輔相成的。就因正氣不足，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入。而被外邪侵入後，正氣就更不足了。

正虛者當補，邪入者當瀉；或先瀉再補，或先補再瀉。比如吃了有毒的食物，身體的反應不是吐，就是瀉；因得把這些毒素，趕快排出體外，才有辦法做下一步的療治。如身體太虛，故外邪入侵；則宜先補。否則已無元氣了，哪堪再瀉呢？身之病如此，心之病亦然。

對治行者如瀉，如貪瞋癡等要瀉。菩提行者如補，信心要補，知見要補，福德、智慧不足者，皆要補。事實上這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，貪瞋癡太重，當就福德、智慧不足；知見不足者，貪瞋癡才會這麼重。所以兩者，都是打基礎用的。

謂不淨觀治於貪婬，以慈心觀治於瞋恚，以因緣觀治於愚痴。

這五停心觀，相信大家都已非常清楚。

先說以不淨觀對治貪：關於不淨觀，我說過很多次了，廣義的不淨觀，是要看到它的壞處。很多現象都是有好有壞，但眾生的習慣，有的偏看好的，有的偏看壞的。偏看好的就起貪心，偏看壞的就起瞋心。

如果能深入因緣觀，便能確認：其實都是有好有壞。所以如果起貪者，就應多往不好處去深究，如自己看不到，就去請教最討厭它的人。以此看得愈廣，好的看壞的也看，到最後就慢慢抵消了。

故廣義的不淨觀是多看它的壞處，不只是對人，對任何我所珍愛、放不下者皆然，只要壞處看得愈多，貪心自然就被克制、降伏了。

至於慈心觀則剛好相反，是多看它的好處。至於因緣觀對治愚癡者，即從廣大的視野，來看它真實的面目。印順法師說：

三、「以因緣觀」來對治「愚癡」病。這裡的愚癡，是不明善惡、業果，不明流轉生死，不明我我所空等愚癡。

就人天法而言，愚癡乃是不相信因果，不明流轉生死。但如只是相信因果，而不明無我，還是不能出世解脫的。所以得從因緣果報中，進一步去覺悟「諸法無我」，才與解脫相應。

這是以三觀對治貪瞋癡。下面也是以三空觀，而趨近解脫。後來人整理為空、無願、無相三解脫門。

以行空觀治諸妄見，以無相觀治諸憶想分別緣念，以無願觀治於一切出三界願。

「以行空觀治諸妄見」：其實以「空觀」治諸妄見即可也。何以故？空觀即是「中觀」，故偏一邊者，皆屬妄見也！

「以無相觀治諸憶想分別緣念」：相乃隨緣示現，如夢如幻爾。以此能對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者，皆不憶想、不分別取捨。

故無相並不是沒有相，而是說相本質是隨緣示現的。在印順法師的註解裡，似乎把對過去的稱為憶想，對現在的稱為分別，對未來的稱為緣念。事實上對過去現在未來，都可以憶想、也可以分別、緣念，所以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。

所以無相觀不是把相觀成無，而是隨便它怎麼來、怎麼去，都不放在心上也。

「以無願觀治於一切出三界願」：那出三界時，還有願否？三界亦可說是一—欲界、身界、識界。故能出三界者，必無願矣！

為何要這麼講呢？大乘都說小乘就是急著求解脫、急著出三界，所以是有願出三界，故要用「無願」去對治。那對治之後，要不要出三界呢？

云何是「以無願觀去對治一切想出三界的願」？那沒有出三界願者，就不用對治了嗎？如凡夫眾生本就無願出三界，是否即與此相應呢？

所以無願，問題才大呢！就像很多人教他學佛，他就說「我什麼都不信」。他真能什麼都不信嗎？不信，就不要吃飯睡覺啦！所以說不信的當下，其實什麼都信，名也信、利也信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什麼都信！就是不信佛而已！

所以不要對治出三界的願，因為想出三界的願，反而單純得很；而無這樣的願，其世間的願必將是無量無邊，反而煩惱才多哩！故當說：以無願觀治於一切「著」三界的願。

對治之後，就不會再有願了。否則，我問你：想成佛、想度眾生，算不算願呢，算不算「憶想分別緣念」呢？

《寶積經》有很多講法是非常弔詭的，為很容易讓我們誤入另個陷阱中。

此下四觀，名「四非倒」，能對治四顛倒。

以四非倒治一切倒：以諸有為皆悉無常，治無常中計常顛倒；以有為苦，治諸苦中計樂顛倒；以無我治無我中計我顛倒；以涅槃寂靜治不淨中計淨顛倒。

前三者不用再解釋，最後的「以涅槃寂靜治不淨中計淨顛倒」：因為著相即不淨，不著相才稱為淨。其次，不取捨才是淨！取捨者，就不淨了。因為還有作意、造作、取捨者，就有煩惱也。

以不作意、不取捨，而稱為寂靜涅槃。所以我倒覺得，這「以涅槃寂靜治不淨中計淨顛倒」是講得非常中肯。

故與「寂靜涅槃」不相應者，皆不淨也。於是乎，四弘誓願亦成不淨矣！

己二 七菩提行

以四念處，治諸依倚身、受、心、法：行者觀身，順身相觀，不墮我見。順受相觀，不墮我見。順心相觀，不墮我見。順法相觀，不墮我見。是四念處，能厭一切身、受、心、法，開涅槃門。

四念處大家都聽過，主要是對治身、受、心、法的執著。但云何是「順身相觀」？是順什麼？

凡夫皆只順「無明的習性」而作反應，而非順實際也。很多人的觀，都只是用自己慣性的思惟方式去逸想，故根本看不到實際狀態。所以現在得「順」身相觀，此非觀身有何相，而是要冷靜客觀地去看到身相的存在與變化。

所以我主張「逆相觀」，當逆著我們的習性而觀身心。順者，一般人都認為：這身體是我的。故再怎麼看身體的變化，還是把它當做我的。

而逆相觀者，是反觀「身從何來？」乃從四大和合而來也。其本無常、幻化、不實爾！故觀到最後，才覺悟身體不是我的。

受也是一樣，一般眾生都從有我而求樂，求不得所以受苦。逆相觀者，受也是眾緣所生法，故乃無常、無我。至於心、法者，亦然。

所以四念處的觀，非得將相看得很仔細，為看得細，還是順向也。否則就不淨觀而言，任何一個外科醫師倒是經常在做不淨觀，整天割這裡、切那裡，切割出來的，都是爛東西。但他的身見是否就勘破了，他的貪瞋是否就放下了，大可未必！

所以必從背捨到出離，才是修觀的目的。總之，要從見無常性、無我性、虛妄性，而與解脫相應，才是真修四念處也。

「是四念處，能厭一切身、受、心、法」：這厭非情緒反應的討厭，而是看破者，即放下矣！能看破身、受、心、法的虛妄，即能放下對身、受、心、法的執著，這才能與解脫相應，而開涅槃門。

以四正勤，能斷已生諸不善法，及不起未生諸不善法；未生善法悉能令生，已生善法能令增長。取要言之，能斷一切諸不善法，成就一切諸善之法。

這四正勤的講法，乃是蠻傳統的，所以我們不再花時間去解釋。

以四如意足，治身心重；壞身一相，令得如意自在神通。

印順法師說：欲、勤、心、觀所成定，名為四如意足，也叫四神足，這是「得定發通」的根本行門。

身心為何會重？身重不是體重，而是沉重、不夠輕靈，尤其生病時，更會感覺這身體是非常沉重的。那心怎麼重呢？第一是煩惱多，業障重。第二思考不夠伶俐，只要一想就卡住了、就當機了。

云何治身心的重？「壞身一相」。什麼是「身一相」？我們雖知這個身體是會變化的，可是變化其實不快。所以很多人就把身體當做固定不變的，或當做穩定狀態。甚至很多時候，我們還得去維持它的穩定，比如天氣冷了要加衣服，天氣熱了要脫衣服，靠很多外在的調節以維持身體的穩定。於是調節久了，這身體便失去彈性。

沒有彈性會有什麼病態？稍有變化，它就不能適應。過去因為科技不發達，

都得吃苦耐勞，所以身體反而較有彈性。而今科技進步後，都是靠科技產品以維持身體的常態，所以今天身體淪為無彈性。同樣，父母對孩子亦然，太溺愛了反而讓他適應不良。

因此「壞身一相」反倒是要去鍛鍊它的彈性。但鍛鍊方法，乃以禪坐為主。因坐久氣養足了，脈就會慢慢通，脈通身體就能有更大的彈性。所以有些高僧，冬夏都穿同樣的衣服。不像有些人，溫度增加兩度，就得脫衣服，減少兩度，又得加衣服，整天穿脫不已。

這身體到最後能有多大的彈性，不只是氣脈的問題，更且是觀念的問題。如把身體當做實有的，則實有就不能變化；認為身是虛幻的，卻反而有更大的彈性。何以是虛幻的？眾緣所生故。

因此我過去曾講過三部曲：理通則心通，心通則脈通，脈通則身通。對佛法空義的深入了解是理通。心都平順而無貪瞋卑慢，是心通。如此再加禪坐，脈則能漸通。身通者，身體的靈敏度愈來愈高，以至於有神通。天道的眾生，因身體就是由較輕靈的物質所組成，所以靈敏度很高，天生就有神通。

簡單講「壞身一相」，即是壞「個體見」也。若認定自己是實在的個體、獨立的個體。既心與萬物隔絕，如何有神通呢？反之，從了解到諸法是緣起的，本無界限，故把從小一貫執著的身見、個體見慢慢棄除了，然後進一步以禪坐而疏通脈障，使我們的感官變得更靈敏，就能得「如意自在神通」。

但就修行而言，有否神通並不是那麼重要。但如身體健康，且有很大的適應能力，則相對的負擔、煩惱，就能少很多也！

以五根，治無信、懈怠、失念、亂心、無慧眾生。以五力，治諸煩惱力。

以七覺分，治諸法中疑悔錯謬。以八正道，治墮邪道一切眾生。

為這些都是蠻傳統的講法，所以我不再解釋。

戊三 結說

迦葉！是為菩薩畢竟智藥，菩薩常應勤修習行。

這總括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乃作為打基礎用的。菩薩常應精進修行，並用這些

法門去度眾生。

丁二 出世智藥治

戊一 舉喻起說

又大迦葉！閻浮提內諸醫師中，耆域醫王最為第一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，皆如耆域，若有人問心中結使、煩惱、邪見、疑悔病藥，尚不能答，何況能治！菩薩於中應作是念：我終不以世藥為足，我當求習出世智藥，亦修一切善根福德。如是菩薩得智藥已，遍到十方，畢竟療治一切眾生。

以上三十七道品都屬於出世解脫的修行法門，所以本質上應該是「出世智藥」。

「閻浮提內諸醫師中，耆域醫王最為第一」：耆域是當時印度公認的醫王，就像華佗，中國人認為他醫術最好。

如「耆域」這醫王，只能醫治眾生身體的病，而沒辦法醫治心理的病；那是不究竟的，因此他得再研習治療心病的方術。

同理，菩薩也不以教授三十七道品等出世智藥為滿足，而得再求「一以貫之、追根究柢」的究竟智藥。以此遍到十方，畢竟療治一切眾生的無明煩惱。

記得以前有人問：佛法講貪者用不淨觀，瞋者用慈悲觀。如我們既貪又瞋，當修什麼觀？答云：用緣起觀。因為看偏了，才會或貪、或瞋。都看清楚了，卻歸平淡爾。

在原始佛教其實沒有八萬四千法門，乃只有一門——無我。因為所有的貪瞋慢，都是從有我產生的。所以如能內銷「無我」，就能治很多身心的病。

「我當求習出世智藥」：菩薩當求習得「一以貫之，究竟解脫」之藥。這就是無我！是緣起的空見。

既能瀉又能補，從始至終，究竟解脫。瀉者，把我們的我見、貪瞋慢等，全瀉光！補者，能夠對諸法的本末終始，看得更詳盡、更徹底。所以小乘的修法偏重於瀉，把無明、愛欲斷盡了，即能得解脫。菩薩道偏補，福慧雙修，性相圓融。

所以能從緣起觀去深入，就能既補又瀉，從始至終、一以貫之。這才是究竟智藥。

於出世智藥中，雖也講無常、無我，但不夠透澈。唯有用緣起，諸法是因緣所生，故必無自性。無自性即是無我義、即是空義、即是妙有義。故當名為「畢竟智藥」，才合經意。

戊二 隨義正說

己一 標法性空以觀心

何謂菩薩出世智藥？謂知諸法從緣合生；信一切法無我、無人，亦無眾生、壽命、知見，無作、無受；信解通達無我我所。於是空法無所得中，不驚不畏，勤加精進而求心相。

「謂知諸法從緣合生」：以覺悟諸法是從眾緣所生，所以必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命。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都從個體見生，只是講的重點不一樣而已。

無知見，無知者、無見者。無作者、無受者，其實都一樣。因為我們都把知見者、作受者，當做我。

「信解通達無我我所。於是空法無所得中，不驚不畏」：以能真理解到諸法本來就是無我，以無我故亦無我所。信非仰信，而是正信；從正解而確認。達者，慢慢修正我們的想法及行為，以至和它相應。於是能安住在空性、無能無所的境界中。既不驚亦不畏，已無能驚能畏者矣！

「勤加精進而求心相」：眾生所認為的我，不是身體的我；因為大家都知道這身體遲早會老病死的。是最執著的，其實是心理的我。尤其都認為，內在有心而能主宰，有心而能計度、取捨。

就像我們學緣起法這麼久了，還是很難銷除內有能主宰者的感覺，這慣性的力量非常大。所以得進一步再去參究，這心到底是什麼？它為什麼能夠產生功能相用？所以如果只是講緣起，而不把心的虛妄看透，乃表示對無我未真正貫穿。印順法師說：

有心可得，為眾生妄執最後的堡壘；所以非進求「心相」不可。

「而求心相」：既知諸法從緣合生，云何有心相可求？既從眾緣所生，則心無自相。非心無相，而是無自相也。

進一步去求心相者，這求不是了解而已，而是要能體證。但為慣習的力量太大，還得用修行方法，才有辦法去對治、降服。

第一、心相不是常住不變的。這比較好理解。第二、心相不能主宰。為何不能主宰？眾緣中，本無能主宰者。能夠看清楚的話，才能把向來的執著慢慢放下。

己二 觀心無性以顯性

庚一 觀心無性

辛一 約勝義觀心無性

菩薩如是求心：何等是心？若貪欲耶？若瞋恚耶？若愚痴耶？

你說有心，那心到底是什麼相，是貪相嗎？還是瞋相？不能說是貪相，因為如果是貪相，就不應該有瞋恚和愚癡。如果是癡相，就不該有貪和瞋。事實上每個眾生都有貪瞋癡，所以心不是以貪、或以瞋、以癡為自相。

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耶？若心過去，即是盡滅；若心未來，未生未至；若心現在，則無有住。

同樣，心相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嗎？如果心是過去相，就應該沒有現在相和未來相。如果心是未來相，就應該沒有過去及現在相。

其次，如果心相是屬於過去，則過去就已去了，現在即應無心。如果心相是屬於未來，以未來根本還沒有來，故現在也應無心。如果說心相屬現在呢？以現在不是固定安住的，而是連續變化、遷滅的；所以要找個明確的心相，根本是了不可得的。

是心非內、非外、亦非中間。是心無色、無形與無對、無識、無知、無住、無處。

「是心非內、非外、亦非中間」：再問心在什麼地方？心不是在裡面，不是在外面，也不是在中間。如果在身裡面，應看不到外面。如在外面，就不知道裡面。這「非內、非外、亦非中間」者，去看《楞嚴經》的七番破處，即講得

非常清楚。

如果用諸法緣起去意會：內與外本是無界限的，既無界限，就不用再問：它是在內、在外、還是在中間？

「是心無色」：無色即不是色塵，色是眼根所看到的對象。但我們看不到心啊！所以心不是色塵。不是色，當然也就「無形與無對」。

「無識、無知」，印順法師的解釋如下：

觀心性空而入現證無分別性，瑜伽論說（經）有六句；本經前文出四句，這裡譯為七句，以顯示心相不可得。七句是一、「是心無色」，非色根識所能得的色相。二、「無形無對」，無形就是無對，是譯者的衍文。這是說，心不如五塵等那樣的有形有對。三、「無識」，不是意根識所能明了的。四、「無知」，也不是雜染有漏識所能知的。五、「無住」，不是心依根住而有所得的。六、「無處」，也不是心在器世間而有處所的。

「無識」：即不是第六識所能明了的。

「無知」：即不是第七識所能了知的。

「無住」：不是依根而住的。

「無處」：當然也無有處所。

如是心者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不已見、不今見、不當見。

若心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不已見、不今見、不當見，則佛云何說法呢？若全無心者，即無可說也。所以這種講法實已偏差，只是強調這心佛看不到，那十方諸佛為何要講經說法呢？當然是因為眾生有心，才需要講經說法，如果都沒有心，則講有什麼用？

故雖不是絕有，也不是絕無。且不說佛看不到心，我們常言「心態」者，云何認知其心態呢？從很多行為模式裡可以確認。甚至長相一看，就覺得他非善類。所以心相，並非完全看不到。

既非絕對地有，也非完全沒有，而是無有「自相」可得也。

若一切佛過去來今而所不見，云何當有？但以顛倒想故，心生諸

法種種差別。是心如幻，以憶想分別故，起種種業，受種種身。

「若一切佛過去來今而所不見，云何當有」：如果連諸佛都看不見，它怎麼稱為有呢？這雖非實有，也非完全虛幻。如果是完全虛幻的話，我們憑什麼來聽經聞法、來修行證道呢？所以不能矯枉過正，而誤為絕無也。

「但以顛倒想故」：若全無心，則憑何能有「顛倒想」呢？譬如有人在胡說八道，至少為有人才能胡說八道。如果完全無人，從何能胡說八道呢？

「心生諸法種種差別」：似唯識所謂「萬法唯識現」或「萬法唯心現」也，但是各位要注意，這「現」是指「示現」而非「變現」。變現是可以把沒有的變出來；而示現只是把它顯現出來而已。下面講到「工巧畫師」時，會講得更清楚。為何我們得這麼講呢？

就中觀系統而言，當是「為緣起不同故，有諸法的種種差別」。而心者，乃能了別這些差別相爾！而不是說我們的心有辦法憑空創造。如果心有辦法憑空創造，那就比上帝還偉大了！所以我必須強調：那是示現，而非變現。

如果心能把諸法直接變出來，那你不用吃飯，就叫它直接變飽就好啦！幹嘛還要吃飯呢？身體冷了，也叫它直接變溫暖而不用添加衣服啊！甚至直接變現成佛吧，何必聽經聞法、持戒修定參禪呢？所以是示現而非變現。

為因緣不同而有諸法的差別，而緣又有外緣、內緣，外緣是種種塵相，內緣則因每個人的觀念、心態都不一樣，所以示現的境界就會有差別。在凡夫的內緣中，為有「無明我見」，故成雜染生死。而聖者沒有無明我見，非看不見，而是清淨超然的。

「是心如幻」：相雖如幻，性乃清淨不動也。但在《寶積經》裡，還談不到性乃清淨不動也。所以云何是「畢竟智藥」呢！

下面有二十四種形容心，故《寶積經》就是把很多資料集在一起。但在二十四種心裡，未經邏輯性的整理，所以次第很凌亂。我已把整個次第重新整理過。

辛二 約世俗呵心妄有

又大迦葉！心去如風，不可捉故。心如流水，生滅不住故。心如燈焰，眾緣有故。是心如電，念念滅故。心如虛空，客塵污故。心如

獼猴，貪六欲故。心如畫師，能起種種業因緣故。心不一定，隨逐種種諸煩惱故。心如大王，一切諸法增上主故。心常獨行，無二無伴，無有二心能一時故。

心如怨家，能與一切諸苦惱故。心如狂象，蹈諸土舍，能壞一切諸善根故。

心如吞鈎，苦中生樂想故。是心如夢，於無我中生我想故。心如蒼蠅，於不淨中起淨想故。

心如惡賊，能與種種考掠苦故。心如惡鬼，求人便故。心常高下，貪恚所壞故。心如盜賊，劫一切善根故。

心常貪色，如蛾投火。心常貪聲，如軍久行，樂勝鼓音。心常貪香，如豬喜樂不淨中臥。心常貪味，如小女人樂著美食。心常貪觸，如蠅著油。

1. 心去如風，不可捉故。
2. 心如流水，生滅不住故。
3. 是心如電，念念滅故。

這三者都是講無常變化，但變化者，是心中的「相」，而不是心性！凡夫心中的妄想起起落落，故常形容為「心猿意馬」。但不是心跑來跑去，而是心中的「相」變來變去。就如鏡子裡的像雖變來變去，但鏡子卻是不動的。

於《楞嚴經》講的心，乃是遍布法界、不動不搖。故無常變化者是妄心，真心則不動不搖。

以上用四大中的水、電、風作比喻，電代表火也。然而相雖幻化，性本不動也。且這性是共通性，而非自性，再看下面的會比較清楚。

4. 心常貪色，如蛾投火。
5. 心常貪聲，如軍久行，樂勝鼓音。
6. 心常貪香，如豬喜樂不淨中臥。
7. 心常貪味，如小女人樂著美食。
8. 心常貪觸，如蠅著油。

心貪五欲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心會去執著五塵的境界，像蛾去投火。然蛾如果投火，就被燒死了，但心不死，且一再地被「色」所迷。

在軍隊裡常以鼓聲振作士氣。聽習慣了，不聽就無精打采。有些人在近乎沒有聲音的地方，他會覺得很安平嗎？未必！或覺得無聊，或覺得恐慌！所以就趕快把能出聲的機器，全扭開來。音樂也沒在聽，但就是怕太靜了；因為心就是得常去攀緣境界！

印順法師說「小女人」是指一個故事，有個國王的女兒喜歡吃東西等。但我覺得「小女人」不只是這個意思。為所有女人都是「小女人」，因為在過去男尊女卑的時代裡，所有女人都是小二，所以稱為「小女人」。

「小女人樂著美食」，小女人心無大志，只能拿美食以自娛。尤其心情不好時，更會亂買亂吃，如甜食等能讓心情好一點。

其次「小女人」，不是正宮，照現代的講法是「小三」。小三因為名不正言不順，心情鬱悶也常以美食自娛。

「如蠅著油」蒼蠅如沾到油，因為被黏住了，就飛不出來。眾生也是一樣，習於攀緣境界，攀緣之後就被黏住，而無法出離也。

很多人都錯以為人是好逸惡勞的，其實真好逸惡勞的卻不會太多，窮忙瞎忙者反很多。因為心沒辦法休息，所以常在境界裡穿梭不已。

9. 心如獼猴，貪六欲故。10. 心常高下，貪恚所壞故。11. 心不一定，隨逐種種諸煩惱故。12. 心如怨家，能與一切諸苦惱故。13. 心如狂象，蹈諸土舍，能壞一切諸善根故。14. 心如惡賊，能與種種考掠苦故。15. 心如惡鬼，求人便故。16. 心如盜賊，劫一切善根故。

「心如獼猴，貪六欲故」何以心猿意馬，為貪求六塵境界故。

「心常高下，貪恚所壞故」：心何以常高低起伏，因為常隨著境界而起貪瞋。如就氣脈而言，瞋心是高，所以有人一生氣，就臉紅脖子粗，甚至腦溢血。而貪心下沉，像水往下流。

「心不一定，隨逐種種諸煩惱故；心如怨家，能與一切諸苦惱故；心如狂象，蹈諸土舍，能壞一切諸善根故；心如惡賊，能與種種考掠苦故。」各位有沒有注意到，這講的都是壞的。心似只能沉淪，而不能上進。但如果心只能沉淪，而不能上進，則我們也不可能學佛了。

各位知道：孟子提倡人性本善，荀子聲稱人性本惡。孟子為何要提倡性善？

要把善的部分發揚光大。故重點不在說性是本善，而在於要把善的部分發揚光大。荀子為何聲稱人性本惡？要把惡的慣習剷除乾淨。所以這兩個講法其實是沒有矛盾的，因為最後就是要我們斷惡修善。所以不能講：心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。

人有三事勝諸天：憶念、梵行、勤勇。憶念其實就是思惟理解，以此來建立正知見。梵行屬於道德的操守，以慈悲而自利利人。勤勇是篤行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以完成初衷。所以中國人說「智仁勇」三達德，智和憶念相關，仁和梵行配比，勇和勤勇切近。以此，才能斷惡修善，福慧兼修。

下面的講法，也都是有問題的：

「心如惡鬼，求人便故」：「便」是不小心時。心像惡鬼一樣緊跟在你旁邊，趁你不小心時，它就來偷襲你了。人的福報其實比鬼大，所以是鬼怕人而非人怕鬼，但如果病了、氣衰了或倒楣時，它就可以來欺負你了，如所謂「時衰鬼弄人」也。

心像惡鬼一樣，那「人」是什麼？人還不就是心嗎！此把心變成兩個，一個是能偷襲的鬼，一個是被偷襲的人。云何變成兩個心呢？

「心不一定，隨逐種種諸煩惱故」：同理，離心外，還有種種煩惱可追逐嗎？好像煩惱是客觀的，故心可去追逐它。事實上，離開心外根本就沒有煩惱哩！

「心如怨家，能與一切諸苦惱故」：這剛好相反，心如怨家常常和你過意不去、常常把煩惱丟給你承受。前面是心去找煩惱，現在是心讓你生煩惱。然不管是予、還是受，乃離開心外，實就沒有煩惱。

心並不是有兩個對立的，只是隨著境界不斷在流轉變換而已。當然人的想法，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，如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。然不可兼得者，不是因為有兩個心，而是於兩個對象中作抉擇爾。是鏡中像的差異，非有兩個鏡子也。

17. 心如吞鈎，苦中生樂想故。18. 是心如夢，於無我中生我想故。19. 心如蒼蠅，於不淨中起淨想故。

心起四顛倒中的樂、我、淨顛倒。起顛倒後，既如魚兒吞了鈎，也像蒼蠅沾上油；雖求出離而不得也。

20. 心如燈焰，眾緣有故。21. 心如虛空，客塵污故。

心像燈焰一樣，是從眾緣所生。然從眾緣生者，乃是心中的相。比如心中顯現的是貓相、狗相，煩惱相、清淨相。這些相都是從眾因緣而有不同的示現，故曰：從眾緣有的是相法。

「心如虛空，客塵污故」：心像虛空一樣，能夠包容眾相，可是又被客塵所染。比如現在因為沙塵暴，所以虛空看起來是矇矓矓矓的，這算不算被染？其實被不被染，有兩種看法，一種是性，一種是相。

常謂「虛空不動、虛空無為」，若不動、無為者，云何受染呢？此之虛空，是以無礙性而稱為空。於是就無礙性而言，那是不會變的，既不會變，當就不被染。

故能被染的，其實是虛空相。本來是清淨能見度很遠，現因為有塵埃，故看起來沒有那麼清爽。所以要把性相分開講，才有辦法明辨：它受不受染。為什麼得這麼講呢？

虛空受染的比喻，其實還不普遍。經論中最常用的比喻，如古鏡受塵垢所染也是有問題的。何以故？鏡的「了別、顯相」是性，性則不動也。而無明但為相爾，相不能染性。

為何稱為古鏡？因為我們的心是從無始以來就存在的，其像古鏡受塵埃所染，染到最後只有塵埃，而不能顯相矣！以不能顯相，比喻無明。

既被塵埃所染，即應一切看不到。但眾生，雖被無明所染，卻不是看不到，至少你還看得到我，我也看得到你，看得到山川大地、看得到草木蟲魚。所以雖被無明所染，卻不是看不見，而是夾有煩惱。如凸透鏡、凹透鏡一般，相都已扭曲、變形，而非本來面目。

為不是看不到，不是不起作用。所以禪宗才說：日用而不知。心是經常在用，而我們只見物，不見心；或只著相，而不見性。

雖不見性，而性本超然不動、光明示現。所以眾生雖煩惱，煩惱是不能染性的，煩惱只能染相。因為不管是無常性、無我性，性總是不會變的。所以一定要把性相分開講，才有辦法分辨它受不受染：受染的是心相，不受染的是心性。

22. 心如畫師，能起種種業因緣故。23. 心如大王，一切諸法增上主故。24. 心常獨行，無二無伴，無有二心能一時故。

「心如工巧畫師，能畫世間種種相」：這意思是，沒有美女，只要一畫，美女就出現了，沒有大樓，也只要一畫，大樓就出現了。這會給我們一種錯覺：心可以無中生有！然而若無紙、筆、顏料等，畫師還能畫嗎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！沒有這些材質，乃根本不能畫！所以上帝憑什麼造萬物呢？空空如也，無所造矣！

其次，畫師的動機、構圖，從何而有？動機乃是從過去到現在，慢慢變化成形的；至於如何構圖，也和他學習的經驗是有很大關係的。

最後我們要反問：畫前與畫後，還是同一個畫師嗎？很多人認為，當然是同一個；只是畫來畫去而已。其實既業已不同，云何還是同一人呢！於是心如工巧畫師者，亦非同一心也。

其實，剛才已聲明：心只能示現，而不能變現；所以心比較像相機。大家都有使用相機的經驗，故無大樓處，相機裡當照不出大樓。然而因為取景、曝光等技巧不同，故不同人照的乃還有差異。

大樓者，共業所現。故只能示現，而不能變現。故沒辦法在無大樓處，照出大樓。就像肚子餓了，不能憑心叫它不餓，它就飽了。

因此對「一切法唯心所現」，如不能把示現和變現釐清楚，便很容易誤認為，我的心和上帝一樣，可變現出山河大地。那為何不把自己變現成帥哥美女、變現成福智雙全呢？

佛法最重要的，就是確認無我，而無我最重要的是不能主宰。人都因為想主宰，才有更多的煩惱。但如把「心如工巧畫師」，講成心可以主宰一切。於是我見、我慢又高超如山，如何能解脫呢？

下面「心如大王」的狀況，也是一樣。大王似可主宰一切：要你死你就得死，賜你活你就能活。可是很多的大王到最後，卻被抓去當俘虜，哪是能主宰一切的呢？

但把它講成「心如大王」時，會讓我們起一種錯覺：以為心是高高在上、權力無限。其實世間任何的大王本非權力無限的，因為還是受眾緣所生法的局限。尤其老了，大王就能不死嗎？還是要死的！

所以愈講，就愈脫離無我的前提，而變成「心常獨行，無二無伴」。於是稱

其「常獨行」者，豈非「自性見」呢？心如果高高在上，誰能認知心的存在？心如果高高在上，又云何能了別萬物的存在與變化？

所以性雖不是相，性也不離相。故不能說它是獨行，無二、無伴。前主要是為破我見及自性見，而求心相。然析到最後，愈講我見卻愈高，真是離譜、顛倒。

「無有二心能一時故」：一般人當不會認為一時間內會有兩個心。甚至前後之時，也非有兩個心。否則，前後間隔，前業不成後報也。其實這主要不是說有兩個心，而是謂兩種念不能併一心。

雖很多經論都說：一時不能有二念。但我不認同；比如說現在各位聽課，眼睛要看講義，耳朵要聽，身體也在感覺天氣的冷暖。又如看電視時，不只既看又聽，還吃東西、講話，幾根都在一起用，哪是一時間只能用一種根呢？如果一時間只能用一種根，那你哪時候切過去呢？這就說不清楚了。

事實上，我們都是六根並用的，只是六根的配比會隨緣變易。如人睡著了，為何有辦法把他叫醒？因為他的聽覺還是起作用的。因配比少，故小聲音聽不到，大聲音還是會把你震醒的。

所以不能說：一心只能用一根，一時只能起一念。譬如一幅畫，內有人、車、房子、馬路等，你說這是一，還是多？其實，一中有多，多不離一也。

以上二十四種講法，很多都是有偏差的。尤其最後講到心如畫師、心如大王、心常獨行，印順法師還說这三者是佛經裡最常用的比喻。然這種比喻卻是誤導的多，成實者少。

最後再回到「求心相」的主題，心相乃是隨緣示現者，既非實有，也非無中生有也。所以最後乃結論：心是沒有自相的，也是無自性的。至於「以了別為性」者，則是共通性、永恆性也。